

虎

薈





蒼

虎

集 儒 繼 陳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虎

蒼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集者

陳繼儒

發行人

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章

(本書校對者楊靜齋)

一二五三上

榮

叢書集成

初編

主編者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本館據寶顏堂秘
笈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虎
齋

虎薈序

余丁酉六月二十三日始困瘡。垂戊戌之六月二十二日而瘡良已。蓋首尾屈指凡一朞焉。先是百穀王丈訪余於寶顏堂。授以虎苑。可以辟瘡。讀之而魔鬼如故。然其書所徵不及百事。余乃搜諸逸籍。及山林湖海之故聞。薈撮成卷。題曰虎薈。昔范文穆榜其軒爲說虎。余嘗笑此老何所專嗜。而獨薈薈好談不休。客曰。虎不足談。而仙釋可以馴虎。循良可以驅虎。孝義可以格虎。猛悍可以殺虎。虎不足談。而其人故多識喜怪者之所不廢也。乃書而命典籤者藏之。

陳繼儒撰

虎薈卷之一

華亭 陳繼儒 集

虎大寒之日始交。七月而生。性至猛烈。雖遭逐。猶復徘徊顧步。其傷重者。輒咆哮作聲而去。聽其聲之多少。以知去之遠近。率鳴一聲者爲一里。靠岩坐倚木而死。終不僵仆。其搏物不過三躍。不中則捨之。

秦昭襄王時。白虎爲害。自秦蜀巴漢患之。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。邑萬家。金帛購之。於是夷胸膠廖仲藥何謝虎秦精等。乃坐白竹弩如高樓上。射白虎中頭三節。白虎常從羣虎。瞋眦盡搏殺羣虎。大吼而死。昭王嘉之曰。虎歷四郡。害千二百人。一朝患除。功莫大焉。欲如要且嫌其夷人。乃刻石爲盟要。復夷人頃田不租。十妻不併。傷人不論。殺人顧死。秦犯夷。輸黃龍一雙。夷犯秦。輸清酒一鍾。夷人安之。

狻麈如虢貓。食虎豹。卽獅子也。蓋虎斑色。謂之虢貓。而西域傳註稱獅子似虎。正黃而有頰。尾端毛大如斗。又詩稱韓土之樂。有貓有虎。周書記武王之狩。禽虎二十有二。貓二。則是虎之類也。穆天子傳狻麈日走五百里。其爲物最猛。虎豹猶畏之。

宗正卿李可大常至滄州。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。爲虎所逐。旣及。伸其左手視之。有大竹刺貫其臂。虎俯伏貼耳。若請去之者。其人爲拔之。虎甚悅。宛轉搖尾。隨其人至家。乃去。是夜投一鹿於庭。如此歲餘。投野豕。豐月月不絕。或野外逢之。則隨行。其人家漸豐。因潔其衣服。虎後見改服不識。遂嚙殺之。家人收葬已。虎復來其家。母罵之曰。吾子爲汝去刺。不知報德。反見殺傷。今更來吾舍。豈不愧乎。虎羞慚而出。然數日。

常傍其人既不見。後知其悞殺。乃號呼甚悲。因入至庭前。奮躍折脊而死。見者咸異之。

童恢爲不其令。戶人嘗爲虎害。迺設阱捕之。生獲二虎。恢咒曰。天生萬物。惟人爲貴。虎狼當食六畜。而殘暴於人。王法殺人者死。傷人抵罪。若虎殺人者。俛首。不然號呼。一虎閉目如懼狀。卽時殺之。一虎奮躍而去。

漢景帝好遊獵。見虎。便不得之。乃爲珍饌祭。所見之虎。帝乃夢虎曰。爾祭我。欲得我牙皮耶。我自殺。從汝取之。明日帝入山。果見此虎死在祭所。乃命剝取牙皮。餘肉復化爲虎焉。

虎嘗傷人者。耳輒有缺若鋸。

龍湖普聞禪師。僖宗第三子也。入山墾種。後谷口之人相謂曰。僧入山經今不出。必爲虎所啖。往視之。見茅廬一所。行者數人。招呼百諾。而重崗複嶺。菜已青矣。蓋耕地播種者。乃山神所投。行者乃虎也。

春祠夏禴。裸用雞彝。鳥彝。冬蒸。裸用犖彝。黃彝。凡四時之間。祀追享。朝享。裸用虎彝。雖彝。

開元末。渝州多虎暴。設機穽。恒失其猪。月夕。人有登樹候望。見一佺鬼。如七八歲小兒。無衣。輕行。通身碧色。來發其機。及過。人又下樹正之。須臾。一虎來。如陷機所中死。久之。小兒行哭而返。因入虎口。及明。開視。有碧石大如雞子在喉中。

波斯國其人矮小極黑。以金花布縵身。無城郭。王以虎皮蒙勢。出則乘軟兜。或騎象。

吉陽治在涪州南。泝黔江三十里得之。有寺像設古碑。猶在。物業甚多。人莫敢犯。涪州裨將蘭庭雍妹因。

過化中盜取常取物。因卽迷路。數日之內身變爲虎。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。宛然猶存。每見鄉人隔村與語云。我盜化中之物。變身如此。求見其母。託人爲言之。母畏之不敢往。虎來往郭外。經年漸去。古者胎教。欲見虎豹勇擊之物。虎子纔生三日。卽有食牛之氣。其不能搏噬者。輒殺之爲墮武也。魏世祖時有獻虎者。問虎何食。曰食肉。詔曰。下民饜糟糠。何忍以肉飼虎。命虎賁射殺之。

劉陵爲長沙安成長。先時多虎。百姓患之。皆徙他縣。陵之官。修德政。踰月虎皆出境。百姓復還。

海陵人王太者。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。忽逢一虎當路。其徒相云。十五六人決不盡死。當各出一衣以試之。至太衣吼而限者數四。海陵多虎。行者悉持大棒。太選一棒。脫衣獨立。謂十四人卿宜速去。料其已遠。乃持棒直前。擊虎中耳。故悶倒。尋復起去。太背走惶懼。不得故道。但草中行。可十餘里。有一神廟。宿於梁上。其夕月明。夜後聞草中虎行。尋而虎至廟庭。躍跳變成男子。衣冠甚麗。堂中有人問云。今夕何爾。纔悴神曰。猝遇一人。不意勁勇。中其健棒。困極迫死。言訖入。坐上木形中。忽舉頭見太。問是何客。太懼墮地。具陳始末。神云。汝業爲所食。然後十餘日方可死。我取爾早。故中爾棒。今以相遇。理當佑之。後數日宜持豬來。以己血塗之。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。速上樹當免。太後如言。神從堂中而出爲虎。勁躍太高不可得。乃俯食豬畢。入堂爲人形。太下樹再拜乃還。爾後更無患。

漢書儀乘輿帶七尺斬蛇劍。履虎尾絢履。

種僮爲畿令。常有虎害人。僮令設檻得二虎。僮曰。害人者低頭。一虎低頭。僮取一虎放之。自是猛獸皆出。

境吏目之爲神君。

魑虎一物也。以色列之則黃質黑章者無異名。斑毛者謂之虢。毛白者謂之魑。黑者謂之魑。此物同而別者也。魑亦有斑。但以淺色爲質。深色而章耳。海內東北經幽都之山。黑水出焉。其上有黑鳥。黑蛇。黑豹。黑虎。黑狐。蓬尾。此魑之所聚。而孟山之獸多白狼。白虎。白雉。白翟。兩山之間而鳥獸各以其毛色相從。理之不可曉者。然魑尤猛。今野人言三虎之別。黃虎竊人羊豕。多方窺伺得之。黑虎所見無所不取。白虎坐食而已。不甚搏殺。或云黃是其幼弱者。黑適壯。白者則老矣。此亦理之近者也。郭氏稱晉永嘉中秭歸縣檻黑虎。狀如小虎而黑色深者爲斑。此豈得其小者爾。未可全據也。

荊州有人山行。忽遇偃鬼。以虎皮冒己。因化爲虎。受偃鬼指揮。凡三四年。搏食人畜。及諸野獸。不可勝數。身雖虎而心不願。無如之何。所求卽爲欲食人。爲厭獸身。後偃引虎經一寺門過。因遽走入寺庫。伏庫僧房下。道人驚恐。以白有德者。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。因至虎所。頓錫問弟子何所求耶。虎弭耳流涕。禪師手巾繫頸還本房。恒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。半年毛落變人形。具說始事。二年不敢離寺。後暫出門。忽復遇偃。以皮冒己。遽走入寺。皮及其腰下。遂復成虎。篤志誦經。歲餘方變。自爾不敢出寺門。竟至死。

楊香。楊豐女也。隨父田間刈稻。豐爲虎所噬。香年纔十四。身無寸兵。遽搯虎頸。虎奔逸得免。太守孟肇之上其事。詔旌門閭。

漢中有虎生角。道家云。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。

漢宣城郡守封邵。一日忽化爲虎。食郡民。民呼曰封使君。因去不復來。故時人語曰。無作封使君。生不治民死食民。

魏文帝將受禪。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。

海內西北經曰。窮奇狀如虎有翼。食之從首始。在螭犬北。又東北經曰。邽山上有獸狀如蝟毛。名曰窮奇。註云。或云似虎。蝟毛有翼。海上所謂窮奇者。千歲聘耳。虎一名神狗也。

漢舊儀銅虎符發兵。長六寸。竹使符出入徵發。古今注云。銅虎符銀錯書之。張晏云。銅取其同心也。呂后之崩年。齊王中尉紿齊相召平曰。王欲發兵。非有漢虎符驗也。東萊曰。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。此謂初作者。豈非用銅於此始乎。

鰐魚能食人。既飽浮出水上。若昏醉之狀。今虎食人後。亦復肉醉。蓋其類也。土人伺其醉殺之。長沙有民常作檻捕虎。忽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。因問其故。亭長怒曰。昨被縣召。誤入此中耳。於是出之。乃化爲虎而去。

景定間。郢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。常日姊樵歸爨。弟樵鬻薪養母。一日負薪歸。虎逐弟登木。爪其裾。姊拏虎尾呼曰。虎食我。無食弟。弟死母誰養。虎回視置之而去。

古旂旗旛畫升龍降龍亦二。畫朱雀與隼亦二。畫熊與虎亦二。天地之間。無獨必有對。眼二鼻孔二耳竅二口之食喉氣喉二小腸爲心之腑。大腸爲肺之腑。膽爲肝之腑。胃爲脾之腑。膀胱爲腎之腑。而腎分其

當有後報。自勵謂曰：我卽自勵也。曉還至舍。父母言君適人。故仗劍而來相訪。何期於此相遇。乃相持而泣。頃之虎至。初大吼叫。然後倒入孔。自勵以劍揮之。虎腰中斷。有一虎故未敢出。尋而月明。後虎亦至。觀其偶斃。吼叫愈甚。自爾後倒入。又爲自勵所殺。乃負妻還家。今尙無恙。竺曇猷赤城山石室坐禪。有羣虎蹲於前。猷因誦經。一虎獨睡。猷以如意扣其頭云：何不聽經。經畢而虎皆去。

抱朴子曰：雁銜蘆而捍網。牛結陣以卻虎。牛善角。虎環其首外觸。則虎雖猛巧不能制也。

前有水則載青旌。卽旗之類。禮家圖以旄揭幡。畫三青龍雀於上。知水也。前有塵埃則載鳴鳶。畫三鳶於幡。鳶知風。塵埃風所爲也。前有車騎則載飛鴻。畫三鴻於幡。鴻有行列。警衆使知備也。前有士師則載虎皮。以旌懸眞虎。兵衆將接。則當如虎之威猛以敵之也。前有摯獸則載貔貅皮以警衆。獸之尤摯者可以相服。猶柳子厚熊說也。

利貞賣飯人。其子之婦山園採菜。爲虎所取。經十二載而後還。自說入深山石窟中。本謂遇食。久之相與寢處。窟中都有四虎。妻婦人者最老。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。或時含水吐其口中。婦人欲出。輒爲所怒。驅以入窟。積六七年後。數歲漸失餘虎。老者獨在。其虎自有婦人來常外宿。後一日忽夜還。婦人心怪之。欲出而不敢。如是又一日。乃徐出窟行數十步。不復見虎。乃極力行五六里。聞山中伐木聲。徑往就之。伐木人謂是鬼魅。以礫石投之。婦人大言其故。乃相率詰問。婦人云：己是某家新婦。諸人亦有是鄰里。

者。先知婦人爲虎所取。衆人方信之。鄰人因脫衣被之將還。會其夫已死。翁姥憫而收養之。婦人亦慙慙乏精神。恆爲往來之所狎。劉全白親見婦人。說其事云。

渠搜國有犬名曰鼪犬。一名露犬。高三尺。能飛食虎豹。

虎搏兔先於四圍遺溺。兔不能出。坐受其搏。

於魑於獰。伯都李父山君虎也。毛淺者謂之魑貓。有角者謂之委麗。大而長尾曰曾耳。長尾而五采曰騶吾。九尾而人面曰開明。虎而翼曰窮奇。虎而人面曰馬復。青虎謂之羅羅。

晉孝武太元五年。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。暮還家。道逢一女。年十五六。姿容端正。卽與雙爲婦。五六年後。家資甚豐。後生二男。至十歲。家乃巨富。後里有新死者葬埋。婦往墓所。脫衣及脫釧掛樹。便變形作虎。發塚曳棺出墓外。取死人食之。食飽之後。還變作人。有見之者。語其壻。卿婦非人。恐將相害。雙聞之不信。如此經時。復有死者。輒復如此。人後將其壻共看。遂見此事。後乃越縣過墟還食死人。

驢鳴亦能駭虎。顧久習其技。則殺之矣。

晉武帝母李太后。簡文時執役宮中。簡文無子。令善相者相諸宮人。相者指后當生貴子。而有虎厄。帝幸之。生武帝。及會稽王道子。旣爲太后。服相者之驗。而怪虎害無謂。且生未識虎。乃令工圖形戲擊之。使患手腫而崩。

穀似鼪而大。似豹而小。犬屬。腰以上黃。腰以後黑。小者名曰青腰。亦能食虎。

破鏡食父。破鏡如獮者而虎眼。一曰獮如虎豹而小。始生還食其母。故曰梟獮。

荊州有一商賈。說姓趙名倜。多南泛江湖。忽經歲餘未歸。有一人先至其家。報趙倜妻云。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。倜僅免一死。甚貧乏在路。卽當至矣。其妻驚哭不已。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。來及門外大哭。其妻遽引入家內。問其故。安存經百餘日。欲再商販。謂趙倜妻曰。我慣爲商在外。在家不樂。我心只野。勿以我不顧戀爾。當容我卻出投交友。俄而倜輦貨物自遠而至。及入門。其妻反乃驚疑。走出以投鄰家。其趙倜良久問其故。知其事。遂令人喚其人。其人至。旣見趙倜。奔突南走。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。直入南山。其人回顧謂倜曰。我通靈虎也。勿逐我。我必傷爾輩。遂躍身化爲一赤虎。叫吼而去。周象好獵。爲汾陽令。夢乳虎相逼。驚寤得疾。僧海甯過其門。謂鄰父曰。此有妖氣。當爲禳之。象聞召僧。僧仗劍禹步誦咒。入門直至寢所。遶牀數匝叱之。忽聞牀下虎吼。家人奔駭。象不覺投牀下死。僧命水嚶之。須臾如故。

玉藻曰。君之右虎裘。厥左狼裘。明以武猛衛主如此。

蠶之狀。喙呬呬。類馬。色斑斑似虎。

土螭本草謂之蠶蟲。俗呼蚌虎。蚌者屋蠹也。此物氣能禁蠹。令蠹盡死。故曰蚌虎。

晉義熙四年。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。與母居。未娶婦。一日道宗他適。鄰人聞屋中碎磕之聲。闕不見其母。但有烏斑虎在屋中。鄰人恐虎食道宗母。遽鳴鼓會里人共救之。圍宅突進。不見有虎。但見其母。

語如平常。不解其意。兒還。母語之曰。冥罪見追。當有變化事。後一月忽失母。縣界內虎災屢起。皆云烏斑虎。百姓患之。發卒格之。殺數人。後人射虎箭當膺。並戟刺中其腹。然不能卽死。經數日後。虎還其家故牀上。不能復人形。伏牀上而死。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焉。朝夕以哭臨之。

唐子西語錄曰。惠州有潭。虎飲水其上。蛟尾而食之。故東坡詩曰。潛鱗有饑蛟。掉尾取渴虎。虎五指爲羆。

大德中。荆南九人山行。避雨入土洞中。虎來踞洞口。視眈眈。八人密議排一人愚者出啖虎。虎當去。虎得人銜置他所。坐如故。須臾洞崩。八人死。愚者竟生。

周義者鄭人也。性倜儻。好急人之患難。忽有一人年可弱冠。已未衣。故錦衣。策杖而詣周義。謂義曰。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。偶出獵於郊垌。旣獲免後。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。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。我亦有一流矢。不知自何至。傷我右足。我是以不敢返歸。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。今聞君急人之患難。故特來投君。幸且容我。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惠也。義遂藏之於家。經百餘日。義旣不聞孟州有此事。乃夜與少年對酌。問之曰。君子始投我。言是使君之子。因出獵有損傷。不敢返歸。今何不傳聞此事。我疑君子。君子必以實告我。我必無二。少年沉吟移時。方起拜而言曰。我始設此異詞。蓋欲憫念納我。今若必問我實。我不敢更設詐也。君當不移急人之心。我卽以實告君。義曰。我終無二。但言之。少年曰。我孟州境內虎也。傷人多矣。刺史發州兵搜求我。欲殺我。聞君廣義。因變形質以投君。君憐恤我。待之如賓。但我以誓報君之惠不

忘。今夜既言誠實事。我不可住。遂叫吼數聲。化爲一虎走去。後月餘。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。拋下一金枕。高聲告周義。我是昔受恩人也。今將此枕答君之惠。言訖復化一虎去。

裴氏新書曰。虎豹無事。行步若將不勝其軀。鷹在衆鳥間若睡。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。

南詔國呼虎爲波盧。

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。左右問何故。答曰。國家有邊事。須還處分。問何以知。曰。向聞南山虎嘯。俄而使至。

松陽人入山採薪。會暮爲二虎所屬。遽得上樹。樹不甚高。二虎迭躍之。終不能及。忽相語云。若得朱都事。應必捷。留一虎守之。一虎乃去。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攫。時夜月正明。備見所以。小虎頻躍。乃人也。衣其衣。刀猶在腰下。伺其復攫。因以刀砍之。斷其前爪。大吼相隨乃去。至明人始得還。會村人相問。因說其事。村人云。今縣東有朱都事候之。得無是乎。數人同往問訊。答曰。昨夜暫出傷手。今見頓臥。乃驗其真虎矣。遂以白縣令。命羣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。朱都事忽起。奮迅成虎。突人而出。不知所之。

李廣在北平出獵。見草中石以爲虎。射之中石飲羽。視之石也。明日更射不復入。

元魏波斯國獻獅子。永安末始達京師。莊帝謂侍臣李彧曰。朕聞虎見獅子必伏。可覓試之。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。鞏縣山陽並進二虎一豹。見獅子悉瞑目不敢仰視。

南岳思大禪師有二虎。引師登嶺。跑地哮吼。泉水流迸。今虎跑泉是也。